



责编/范亚湘
美编/吴志立 校对/谈梁

太阳慷慨地倾泻着它的光芒，满满哑娘的菜园。几块菜地，一间厨房——这便是哑娘的日常处所，旧屋墙角水流留下的痕迹，也是她无声生活刻下的印记。厨房的窗，向外看便是翠绿的树林，疏密有间。她是哑娘，在村里似乎是影子般的人。树荫下，田埂上，踟蹰着她的身影，却无人多在意，她在人前，多的时候是低眉顺眼。

她很喜欢去屋后的树林，那里有她种的桃树，已经在春季萌发，夏季郁郁葱葱，秋季结果。想象着，在几年后，便可以看到红桃子缀满枝头，如春节的灯笼，缀满屋檐，摇曳生姿。光亮延绵了一年又一年，让每天的日子镀上长长短短的光芒。她虽然不能言语，可是心里敞亮着。年轻的时候，似乎没有歇息过。那时候，十里八乡的，总有挑着货担的人，走村串户“收荒货”，也就是收废品——谁家的废报纸、废铁具等。他们挑着担子，一个村一个村走路，在一个村子收完，便转到下一个地方。这时，他们要在一个村子找个栖身之所。哑娘家，便成了这个地方，他们在这里吃和住，让哑娘也有了一些和别人不一样的收入。

每次“收荒货”的来了，哑娘总是变戏法一样地做一些家常菜，自己甑的小鱼，水渠旁的水芹菜，春天椿树尖的椿树芽，零零碎碎也成了美味。“收荒货”的几个人，便经常来哑娘家家住。柴火灶上的铁锅“滋滋”响着，香气漫出矮屋时，她会指着木桌上的粗瓷碗，用手势比画出“趁热”的笑意。天雨时，零零落落地下着，哑娘也帮着他们收苫布，归整货品。

家门口，通往废品站的黄泥巴路容易打滑，哑娘从附近的窑厂一趟趟地挑来煤渣，一层一层地埋在路上。下午的阳光似乎独属于她，无垠日光包裹着她瘦削的身影。抬头，她便可以看到远处的山，她忽然扬起手，像老桃树枝丫的手掌，朝向天空划出了弧线。她是村中那个先天失语的人，目送着别人的呼唤与吆喝在空气中流淌，自己却囿于一片寂静。此刻，面对浩瀚苍穹，她忽然张开双臂，山风“呼呼”作响，灌满袖口。她似乎听到了浩荡的回音——是阳光的声音，是她内心深处被听见的回响。

哑娘的三个子女也被她拉扯长大，成家了。老大靠勤劳致富，靠着一把好手艺，砌墙砌砖利落的节奏，远近村落的人都知道。老二夫妇能干，夫妻档开的南杂小店门环总“吱呀”地响着，生意红火。老三是女孩，考上了师范，成了镇上初中老师，她总是笑意盈盈。哑娘一家，在村里，也是一种圆满。

清晨，年迈的哑娘，蹒跚地走过长长的山路，山边藤蔓在风中旋起舞，她触碰了伸出来的斜枝，有一根小刺，正好挂住了衣角，她不能发声，自己小心地扯开了那根刺。原来有些过往，从来不需要声音。哑娘喜欢对着天空手语，如那些默默吮吮啜啜上下翻腾却开不了口的艺人，一直在倔强地歌唱。当阳光漫过山顶，她的影子被镀上光芒，与地上的煤渣路、桃树枝、菜畦边的蒲公英级连在一起。哑娘，在无声处迸发声，也响彻了属于自己的苍穹。

幸有“闲心”

游宇明

朋友有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收入不算特别高，却也可以保证一家人衣食无忧。他有个业余爱好：制香。他收集了许多带香的中药材，比如柑橘皮、茴香、桂皮、桂花之类，通过浸泡、蒸馏、脂吸、微波加热等方式提取，然后，用一个模具，做成一盘盘像老蚊香的香料。也不卖钱，只是自用和送人。他也送了我一盘，闲时点上，吸上几口，立即觉得神清气爽。

成年人大抵都是需要工作的，给自己挣来衣食还不够，还要赡养父母、照顾孩子，该赚钱的时候，我们自然不能松劲。赚钱确实是个辛苦活，撰写材料、设计程序，整天低着头面对电脑，难免颈椎、腰椎不听话；卖水果、做保洁工，更是每天十几个小时都得折磨这具血肉之躯。因此，工作之余，留点“闲心”，做些与生计无关的“闲事”放松放松，也就成了一种智慧。

古人很懂得供养自己的闲心闲情。养花种草是最常见的，秦观诗云：

透过栅栏

刘月娥

舞台上，演员的热情裹着疯狂的音乐，和这座城市的心跳一起跳动。

她坐在观众席上，嘴角扬起微笑，手轻轻掠过发丝，跟着节拍轻叩——像迷失在音乐的海滩上，被节奏鲜明的旋律牵引、俘获。繁杂的生活被远远地抛开，她全然沉溺在艺术的褶皱里。

他站在地侧面，栅栏横在中间，他无法再靠近。透过栅栏，他目光贪婪地锁住那半张被头发遮着的脸，还有剧场灯光下，她白皙的手在空气中轻击的弧度。

他似乎可以触摸到她的快乐，那是比他自己的快乐更烫的温度。他盼着她回头看他一眼，哪怕只是余光扫过。他不知道，她的余光里，有没有一秒是属于他的。

他没有一点自信，只觉得自己卑微得像尘埃。他看不清她眼底的光，有时觉得冷，有时又觉得暖——这种模糊的复杂，让他心烦意乱。

于是他躲开了，踏着月光往回走。他不知道，她走在回家的路上时，会不会在同一片月光里，想起有一道余光，始终追随着她的背影，还有她身上散出的、细碎的微光。



那条乡路

袁长江

去很偏远的小山冲，是因为一位长辈与世长辞，在我们的家族里，她那一辈的已经屈指可数，生前她常念叨我的好，这让我感念莫名。

我只记得她家的大致方位，车子在狭窄的山路间蜿蜒而过，一点也不敢懈怠。一边是山，一边茂盛，柴草里，是一座不大的水库，路两旁的树木已经侵占了一部分路面，又无人砍伐。我敢看蓄有多深的水，水库下游就是我的家乡，生息多年的小村落，至今仍有我的一亩三分地。村里水田的滋养全靠这座并不大的水库，水库蓄水的多少直接关系到晚稻的收成，很多的时候都是水源有限。我常在深夜尾随在父亲身后，一路看守，将仅存的一点水放进田里，到水田放满的时候，每

每已是日月交替时分。正因为看水，这段路还算熟悉，再往里走便已是水泥路的尽头，遥遥可以听到山那一边有鞭炮的声响，已经不能再开车过去，我只好循着声音选择步行。我有点迷失在这初秋时分，天地间还是夏天的模样，暑热并不曾消退半分。入眼皆是苍翠，一丝别的颜色也没有，重叠的、堆砌的绿似乎随时都会坍塌流淌开来，田膛也在其中，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田，或是躲藏在苍翠之间长满青草的水圳，或是行人太少，未曾硬化的乡路也是青草蒨蒨。

我已经多时没有走过这样的路了！习惯了整洁的水泥路和柏油马路，一丝草屑都没有的精致，乡路是不好走的，道路狭窄，草木修长，一圈走下来，裤子就湿了，还挂满草屑和种子。说是乡路，更像是田膛，黄沙泥水，早被踩得密实平整，只有野草頑

杨杉
供图

始都没有把它们放在眼里。正对着舞台那头那栋灰扑扑的二层小楼，十有八九就是新郎的家了。房子看着有些年头了，墙皮大块大块地剥落，露出底下暗红的砖，像生了难看的疮疤。窗户是木框的，大多漆皮剥落，露出黑黢黢的木头。几块新换的玻璃，夹在那些起了“白雾”的老玻璃中间，显得格外刺眼。

“至于这样吗？即便再没钱，稍微收拾收拾，粉刷一下总可以吧？结婚不讲究要多大排面，但男方好歹得有个态度不是？”同事摇摇头，无奈地说，“这新娘子也不知道图啥？以后的日子怕是不好过咯！”

大伙儿的目光又落回新娘身上，此时多了几分同情。可新娘脸上没有一丝不快，笑得更加明媚了。那笑容干净得像山洞里的泉水，满满的都是信赖和满足，还带着一种近乎天真的欢喜。新郎笨手笨脚地替她把被风吹乱的头纱重新整理好时，她竟主动低下头，轻轻亲了他一下。这一幕看得我脸上发烫，心里不是滋味，后悔自己用那套世俗的眼光去打量这对新人。

“瞧着……挺幸福的啊！”连此前发出不屑的同事，似乎也有些动容了。

“是啊！她看起来是真的……很开心啊。”这时，一直闷声开车的司机师傅突然开口了。他的声音有点不对劲儿，有些哽咽。“这姑娘……真像……真像我以前那个对象……特别是笑起来的时候，太像了……”他顿了顿，努力平复着自己的情绪，“那会儿……我俩也这么好。可后来啊……她还是嫌我穷，嫌我没出息，走了。”

“唉——要是你那个，也能像这新娘子似的，不那么……就好了。”不知谁轻轻叹了一口气。

车厢里一下子静了下来，窗外隐隐约约飘来喝彩声……

唯我不然，看上去倒是勉强前行的“苦行僧”。我似乎悟到了某种自在与超然：人生路，有时意气风发，有时尴尬难堪。此刻，合着众人的脚步，我看到的不仅是眼前的坎坷，更像是与山水共情的灵魂，在时光缝隙里跌宕起伏。

花草在秋风中浅笑，星星点点，虽不及夏日繁花浓艳，一抹绿红却依然跳脱着生命的旺盛。野生桂树就立在溪畔，顶着一头桂冠，细碎的花开得欢天喜地。花粒从枝丫间爆出来，灿黄，像揉碎的阳光洒满枝头，洁白，似敲碎的银子洒落一地，远远望去，树身像堆着闪光的碎金碎银。风一吹，花枝随着溪流声轻轻晃动，两棵桂树隔着清亮的溪水相对而立。大约比拼的不是高低，而是要把一季芬芳揉进清爽的秋光。姑娘们的身影在花树间穿梭，裙摆与花枝相映成趣，一时竟分不清是花美人娇，还是人美花娇。

当足尖抵近山脊，欣悦感便顺着山岗自由舒展，笑意藏不住，从眼角眉梢弹出来，像一簇簇绽放的丹桂。风是信使，裹着野菊的淡雅、桂花的清香，穿过山林，漫过田垄，把盛夏的燥热捂成了一片清凉。原来，世间所有的美好，都要经历岁月的磨砺，最终留下一串串鲜活的印记。

俯瞰山脚，阡陌交通如大地擘画的掌纹，山峦叠翠，牛羊散漫，村落朦胧的影像，构成一幅流动的《富春山居图》。村居依山傍水，红瓦砖墙隐在绿树丛中，远离尘世的喧嚣，把弯弯炊烟绕成恬淡的闲适。农人劳作的身影在水面倒映成梦幻场景；溪水潺潺，云雾游走，让“小桥流水人家”的景致多了几分仙气，仿佛一晃眼就有人撑一只小船破空而来。那一刻，陶令向往的那个“世外桃源”从笔端蹦出来——那不是与世隔绝的孤岛，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秘境。

安静明媚的地方总能给人带来异常美好的感受。山一程，水一程，去过浏阳周洛后很长一段时间，那些坦荡的山水、田野、村落，以及美丽屋场的影像，在安闲淡定的日子里，总会在脑海中不断浮现。

大美长沙

那个正午，太阳白晃晃地悬在空中，炙烤着大地，柏油路都被晒得像条疲惫的青蛙，软绵绵地、有气无力地趴在地上，任由那些滚烫的“铁盒子”在身上碾过。我与同事正缩在车里刷手机，像是钻进了一个与世隔绝的罐子。此刻，窗外那些陌生的黑瓦白墙、绿树红花，似乎都与我们无关。

“噤里啦啦！”突然一阵鞭炮猛地炸开了花，把滚烫的声响撒进闷热的空气里。我和同事同时抬头，只见前方路边腾起了一团烟雾，烟雾里若隐若现地露出了一个红色的气球拱门。拱门下是新平整出的一片空地，像个大托盘，托着个喜庆的台子。

“这么大热天，在户外办婚礼？”一个同事的话，把我们目光都拽向了那红彤彤的台子。这时，钢琴版的《婚礼进行曲》飘了过来，新郎挽着新娘，正缓缓走上台。参加婚礼的人多，挤占了半边路面，我们的车只能慢吞吞往前挪，正好把这温馨一幕瞧了个真切。

那婚礼台子实在简陋。不过就是在几块垫底的木板上铺着几条旧红毯。红毯的边角都磨起了毛边，颜色也已经褪色发白了。

台上没有华丽灯光，没有繁复装饰，几盘缠着红绸子的塑料花，在热浪里蔫头耷脑，显出几分疲态。两只便携式小音箱被架在红毯的一侧，大概那单薄身体已经耗尽了力气，扯着沙哑的嗓子卖力地为新人吆喝。只有台子上那两张印着新人照片的易拉宝海报，依旧笑得灿烂，丝毫不受这天气和场地的干扰。

“新娘太漂亮了！”同事忍不住叹道，可紧接着又嘀咕起来，“这么漂亮的新娘是怎么看上这新郎的？”

这话一出，我们的目光又从新娘挪到了新郎身上。新郎个头不高，皮肤黝黑，塌鼻梁，厚嘴唇，笑起来露出一口不太齐整的牙。他身上那套西装也显然不太合身，肩膀空荡荡的，腋下却绷得有点紧，一大片汗渍在腋下悄悄蔓延，将布料的颜色都染深了一片。

“肯定是看上这新郎官有钱呗。”另一个同事撇撇嘴，语气有点不屑。“后面那房子应该就是他家的吧？看着也不像有钱的主儿啊。”

我们的目光再一次被牵引到路边那一排低矮的旧楼房，它们一直沉默地杵在那儿，像一块毫不起眼的背景板，我们一开

路是浏阳周洛山间小道，石阶淤着夜雨冲刷的泥泞，踩上去像脚底抹了一层油，跟跟踉踉，稍不留神，栽个跟头并不稀奇。前路隐匿山林，一眼望不到尽头。远处山峰若隐若现，雾霭飘忽不定，树木像刚洗过淋浴，挂着一串串水珠；蝉声嘶哑，偶尔发出三两声嘶鸣，显得有气无力；鸟雀收拢翅膀，躲在窠巢里轻语梦呓。

才走出一段距离，有人就开始气喘吁吁，手扶着树干弯腰歇气：“这山路走起来比跑步还累。”一拨决意登高览胜的老少男女，看上去好像没了先前的激情，只能凭借“会当凌绝顶”的豪兴给自己打气，一步步将山的高度，叠加成浪迹天涯的诗行。

曲径通幽，往复盘桓，大伙攥着生锈的栏杆，小腿肚止不住哆嗦，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

溪流是周洛跳动的脉搏，始终与人的脚步同频共振。山不转水转，水花溅到身上，让人感到一丝寒意。顺着山势一路蜿蜒，溪水就像灌注了活的灵魂，时而聚成飞泻的瀑布，撞向岩石溅起的水花，仿如“对酒当歌”时洒落的琼浆；时而又淌成绸缎般的浅滩，映着云影与天光，好似宋画里的大胆留白。大自然从来不是刻意描摹的画家，而是随性吟哦的诗人，将山林、溪水、村居一揽接过来，揉成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

途中撞见一从山上下来的老农，裤腿上沾满泥渍，背篓里的草药还沾着晨露的微凉。我上前探问去往山顶的路程，老人操着地道的乡口音，黝黑的脸上挂着淳朴的笑，不急不忙道：“不蛮远哒，翻过那座岭就快哒。”见我们汗流浹背的样子，他索性放下背篓，抬起青筋鼓胀的大手，朝左前方指了指——山高，路远，坑深，显然不是简单的捷径，而是考验城里人毅力的棘途。老农的指引基于对大山脾性的了解和熟悉，就像溪流懂得山势的婉转，草木懂得时节의 枯荣。忽然，耳边似有歌声响起——“不要迷茫，不要慌张，太阳下山，还有月亮……”我咬咬牙，拉起同伴的手，紧跟“大部队”继续往上攀爬。

有人忍不住学古人的疏狂，面对大山发出声声啸叫，啸声里似乎少了点“放浪形骸”的洒脱，倒是故作姿态的宣泄；有人脱口吟出“幸有我来山未孤”的诗句，声调里却多了些许柔情。同行诸君多是些骚客文人，

树化石（组诗）

陈惠芳

银杏，最古老的子遗

黄。真黄
铺天盖地的黄
仿佛一个穷人
走在此起伏的财富之上
不敢逼视

这是亿万年以前的黄金
经历冰川的扫荡

储存至今

称王称霸的恐龙，轰然倒下
灭绝，构造庞大的化石
这位幸存者，

逃过劫难，被时间煎熬
慢慢地升起耀眼的光芒

人啊，行走吧，仰望吧
不要跟树比
光鲜不如累，苍老不如皮
更不要跟光比
光有光速，光有光年

这些白果树，这些公孙树
是寿星中的寿星

破土的种子，半途而废的愿望
蓬勃的行进，寿终正寝的目标

交织其中，

秋风吹，叶落

春芽再兴，周而复始

被风刮走的父亲

仿佛
父亲坐在长条木凳上
重叠，快闪
一个人和一个影子

被风刮走的父亲
被风送了回来
九十岁的父亲戴着老花眼镜
翻阅最后一张发黄的报纸
整版的字，被他的手指
磨去了笔画

两年前的那场雨
没有消停
两年后，下得持久
下雨，下钉子
打散了行人

此刻的太阳，回光返照
父亲趁着升温的光景
回来
起风了，下雨了
九十二岁的父亲又被风刮走
雨声中，父亲只有两岁

树化石

不用忌讳
人家说你一大把年纪
早过了寿终正寝的时辰
岁数并不大
只有一亿五千万年

不用担心
人家说你性格耿直
在暗无天日的世界里
埋藏了那么久
对透气的的光芒不再敏感

山崩地裂
所有的记忆，一瞬间清零
来不及呼喊，就被封存
千回百转，山重水复
你站起来
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

哦！全身勒索
也便是毫发无损
没有披挂与牵挂
竟然恢复了童子功

绣线菊

天地之间
肯定有一批技艺神奇的绣花师傅
徒弟们，一个比一个冰雪聪明

比如，这一位
出类拔萃
一针一线
绣出了一颗心

在山间
在野外
在山野的僻静处
长着一颗野心
纯粹的野心，裸露着
不与百花争一寸长短

在僻静的山野
心凋谢之后
又会被那一枚犀利的绣针
唤醒

萧相诗会

